

春节假期刚过，匆匆北上，到北京一个地处八里庄的院落盘桓一周，听了五堂课，吃了元宵节的汤圆，有五六个之多。想起一些散漫无序的数字，似与大先生有关。

1898年，鲁迅到南京读书，1902年离开，前后四载，不算长，也不算太短，它是鲁迅青葱岁月中的重要阶段。当时，他还不叫鲁迅。十年之后的1912年，鲁迅应蔡元培的邀请曾短暂在南京工作，很快就跟随教育部机关到了北京。鲁迅在北京经年，曾经住过的地方不是八里庄，是八道湾，虽然北京叫八里庄的地方至少有四个，分布在北京的东西南北，是否刚好距离市中心或某处有八里之遥，不得而知。八道湾，如今已经很难寻觅原址了，鲁迅在八道湾的经历，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鲁迅兄弟两人的失和，从此别过，不再见面。这一事件发生在1923年，时至今日，仍有人在喋喋不休对此中细节兴致盎然，更是对1924年鲁迅返回八道湾取书一事聚讼纷纭，悬猜解读。八道湾这个八字，对鲁迅而言，实在是太过惨痛不堪回首之地，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，多年之后，也就是1984年，以他名字命名的培训机构会在八里庄这一地方安营扎寨，落成于1986年，迄今整整四十载了。

八里庄这一小小院落，距离北京十里堡地铁不远。门前道路，就称作十里堡路，而路边有一称作二道沟的小河，却有六里屯的标识。小院静谧，树木井然，有一桐树，尤其高大挺拔，颇有鹤立鸡群之慨。房舍都很普通，一主楼，一辅助小楼，房间袖珍玲珑，一小矮床、一小桌、一壁橱、一卫生间而已，有电脑、水瓶、烧水铁壶，无水杯，更无手纸、毛巾、牙膏、牙刷之类，不过，热水是有的。教室在主楼，食堂在辅楼。院中有简陋

几十年后，我站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，才知儿时所见的那片方格泥坑，原来叫探方。探方里沾满泥土的“挖宝人”，发掘的竟是长江流域沉睡千年的史前文化。

聚光灯下的玉石与陶器，泛着温润沉静的光，它们从漫长幽暗的岁月走来，带着泥土与风霜的气息，静静呈列在眼前。厚重、神秘，让人心生敬畏。原来，这里是一座规划有序的古聚落遗址，诞生于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，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。

夹在同行人中，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激荡。这块土地离故乡那么近，不足十公里。几十年前，公路尚未开通，走乡道，越阡陌，甚至更近。我向凌家滩深处走去，四野茫茫，白鹭低飞，寂无一人。成片的狼尾草如河水涌流到这里，在风中互相碰撞、拥抱。它们都有灵性吧，站在五千年前先人



## 鲁院小记

王振羽



一枝香  
周文静 摄

小亭，也有以百草书屋命名的很小的阅读空间。主楼门前有一龙爪槐，古朴瘦硬，虬枝盘旋，似乎有些年月了。北京一度大雪纷飞，很快消融，却也有残雪处处，令人想起鲁迅曾说“残雪如絮”静卧寒柯，更会想起101年前鲁迅的散文名篇《雪》。鲁迅说：“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，却永远如粉，如沙，他们决不粘连，撒在屋上，地上，枯草上，就是这样。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，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。别的，在晴天之下，旋

风忽来，便蓬勃地奋飞，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，如包藏火焰的大雾，旋转而且升腾，弥漫太空；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。在无边的旷野上，在凛冽的天宇下，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……是的，那是孤独的雪，是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。”鲁迅说雪是“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”，他说雪的孤独，也许更有自己的压抑孤独。一年之后，也就是100年前，鲁迅离开北京南下，十年之后，在沪上去世。

这一小院进门左边墙上，有八

个人的头像，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，还有曹禺、艾青、赵树理，另有一女性头像是谁？丁玲。八里庄这一小院墙上八人，都是中国文坛之上响当当的人物，多有作品流布，令人敬仰。

多知鲁迅与萧红的交往，实际上，在当年丁玲被捕于沪上，连夜押送南京，生死未卜，多传言已经不在人间，鲁迅因之而写《悼丁君》，虽然不如沈从文的《记丁玲》知名也颇让丁玲反感外，此一绝句，还是很有力度与劲道的：

如磐夜气压重楼，剪柳春风导九秋。

瑶瑟凝尘清怨绝，可怜无女耀高丘。

鲁迅很反感所谓的十景、八景之说，觉得这样的硬凑实是在大煞风景。但鲁迅这一首诗，痛惜缅怀丁玲，发自肺腑，振聋发聩。不久，传来丁玲在南京安然无恙的消息，也不知鲁迅的心理深处有何变化？瞿秋白与鲁迅交情之深，自不待言，但瞿秋白就义福建长汀，鲁迅也没有写诗，也许当时鲁迅先生的身体已经出现状况，有点力不从心了。这一小院墙上八人，唯一享有鲁迅为之题诗者，也许唯有丁玲一人。

小院驻足闲走，静夜听风，曾看大雪纷飞，曾看月全食，也曾有这样的院落，听过刊物媒体编辑的作品点评，瞩望墙上八人，独坐百草书屋，浮现脑际的是鲁迅的《无题》诗句：

万家墨面没蒿莱，敢有歌吟动地哀。

心事浩茫连广宇，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
此诗写就两年后，鲁迅溘然长逝。今年是他辞世整整九十年。丁玲离开南京，去了延安，而她在1949年后，也多坎坷曲折，死在1986年，迄今也已经40年了。

## 风过凌家滩

蒋竹燕

居住的土地上，自然会生出不同于一般植物的念想。这里是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，背靠太湖山脉，南临裕溪河流。在远古时期，则是一片由河流冲积而成的辽阔岗地。裕溪河，古称濡须河，比现在更宽阔、更激荡，澎湃地沿岗地穿流而过，滋养出湿地、沼泽、森林、草地、河滩。先民天然的生存智慧，选中这片肥沃之地聚居，开荒种地，驯养野畜。南风吹过时，稻花飘香。

一路漫想，耳边似吹来上古簌簌风声。路边玻璃标识提醒我，这里是外壕遗址。极目远眺，脑海浮现出考古专家绘制的内外壕沟地形图。外壕沟是古聚落的护城河，防御外敌侵袭，远处的内壕沟则用来隔开生活区与墓葬区，生活区紧邻裕溪河，面水而居，形成非常巧妙的保护区。

内外壕沟巨量的土方工程，在没有机械的远古时代，是如何年复一年地施工建造？这成了掩埋在土地里的谜。在凌家滩漫长岁月里，

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走向秩序分明的早期文明，多少思想智慧、多少血腥风暴在这块土地上反复演绎？但人类为建造美好家园的信念，自古至今，从未改变。

凌家滩有深厚的史前文化。在六千多年前马家浜的石器制作上，就可见承袭基础。晚于凌家滩数百年的良渚文化，在祭坛地形、玉器工艺上，又能看到传承之迹。凌家滩文化衰落之际，正是良渚文化崛起之时，彼此之间，如黑夜上空的星星，此起彼伏，互为光亮。凌家滩、红山、良渚并称三大史前文化，如星熠熠，照亮中华文明的黎明。

凌家滩出土陶制品丰富，让我想起曾拥有的几只陶制花生。我无法断定是否是凌家滩千年间的陪葬品，但显然是祖先的遗物，穿过遥远的时光，与我肌肤相贴，又转眼逝去。也许，它们又沉睡在某个角落的土地里。

凌家滩遗址最突出的是玉文化。在一个被考古专家称为“王者

之墓”的大墓中，玉陪葬的数量、种类之多，达到古人用玉葬仪的巅峰。玉，寄托了凌家滩先人对永恒的向往，是信仰与身份的象征，他们以玉为介，与神灵对话，祈愿生命绵长，年岁丰稔。

这样的念想，最真切地体现在一套玉龟玉版上。玉龟的背甲与腹甲，精心镂刻出数十个对称玉孔。龟甲自然开合，腹空处，刚好容纳一块玉版。玉版上有对应的孔眼，以绳穿系，便合为一只完整的玉龟。玉版长方形，中心是一圈大太阳，对称刻有八只箭矢，箭矢内环着小太阳。太阳纹饰，是古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，意味着光明、温暖、生命。人们猜测这可能是原始宗教的占卜工具，又或是传说中的河图洛书。谜底已丢失，今人只能推断，这套玉器是当时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高峰。

大孔、微孔、斜穿、暗槽，凌家滩先人精心制作每一块璞玉。这穿越时光的审美与智慧，动人心魄，看久了，甚至能感应到温度与情感。他们把一颗心静静地投入，把最纯粹最清澈的灵魂隐藏在这一方温润之中。

风，吹过成片浪涌的狼尾草。我站在风中，凝视着凌家滩先人，我血脉深处的祖先。